



周冬霖 编

ZHONGGUO JINRONG TICAIXIAO SHUOXUAN ZHONGGUO JI

# 中国 金融题材 小说选

● 武汉出版社

繁榮金融文學

促進金融事業

陳慕華題  
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一日

## 序

李富

伴随着九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阵痛，新中国的金融题材文学创作领域里的一棵新苗终于破土而出，尽管她浑身稚气，但毕竟一个新的生命伴着呐喊诞生了。我坚信，当她步入人们的视野，一定会受赐到阳光雨露的滋润，一定会一天天茁壮成长。

翻开历史，金融领域里的文学创作并非是一片原始的处女地。早在三十年代，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的长编巨著《子夜》，通过反映二、三十年代旧中国的资产阶级以上海为舞台展开激烈的争斗，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，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在国外，法国的巴尔扎克、左拉等世界文豪的作品中，也塑造了一些生动的金融界人物的艺术形象；美国的《银行家》、《钱商》、日本的《金环蚀》等作品，都以直接反映金融界生活，深刻地表现了金融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，从而成为了解社会、经济发展史的一面镜子。

然而，在我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，文坛上反映金融题材的文学作品寥若晨星，没有一本小说出版，没有一本诗集问世，仅有一些金融界专业报刊点缀式地登载了极少

## 目 录

序..... 韩 雷

### · 短篇小说 ·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行长行.....     | 楚 良 (1)      |
| 酒祸.....      | 王 祁 (20)     |
| 金凤.....      | 黄绍经 (42)     |
| 同心结.....     | 岚 京 (51)     |
| 六指舅舅与风子..... | 吉 林 (61)     |
| 辣姑娘.....     | 韦 安 利 军 (70) |
| 豆蔻年华.....    | 张 莹 (78)     |

### · 微型小说 ·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金子.....      | 张 莹 (97)      |
| 月色溶溶.....    | 江 风 克 文 (102) |
| 鞋刺.....      | 周冬霖 (106)     |
| 办公室轶事.....   | 李建华 (109)     |
| 人间不了情.....   | 游仁合 (110)     |
| 悠悠水流白沙河..... | 杨群立 (111)     |
| 无冕之将.....    | 刘俊杰 (112)     |
| 有冕之将.....    | 左怀利 (114)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失落·····            | 胡艳君 (116)    |
| 新闻反响·····          | 沈前吉 (118)    |
| 老麻的语病·····         | 王 祁 (120)    |
| 前天的电影票·····        | 魏国舫 (122)    |
| 罚息“三元五”·····       | 于自然 (128)    |
| 心事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黄 海 (132)    |
| 李二嫂开店·····         | 韩伦光 (135)    |
| 运粮河的涟漪·····        | 李奋之 (138)    |
| 心上的君子兰·····        | 王振武 (141)    |
| 憨仔拆屋·····          | 老 容 (144)    |
| 那黑绿色的房子·····       | 刘玉元 (146)    |
| 风波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张正途 (151)    |
| 悔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张 霞 (154)    |
| 晨雾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张达明 (159)    |
| 礼物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黄仁山 (162)    |
| 太阳出来的时候·····       | 卢明清 (165)    |
| 自尊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姚 智 (170)    |
| 小方出征记·····         | 胡龙生 (172)    |
| 微笑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洪晗东 (176)    |
| 醒梦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阎成山 (177)    |
| 钓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王志明 (180)    |
| 这个四川人·····         | 张紫琴 (182)    |
| “厂长先生”与“银行老板”····· | 鲁小平 (185)    |
| 探病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杨 峰 (186)    |
| 一封信·····           | 刘观军 (189)    |
| “十分洋子”·····        | 许可 柳 伟 (191) |
| 烟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罗 英 (193)   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月儿常圆.....  | 沈前祥 (195)     |
| 愧.....     | 谢 芸 (197)     |
| 愁.....     | 周学雷 周学英 (199) |
| 癌变.....    | 王旭明 (201)     |
| 二斤草莓.....  | 栾福山 (203)     |
| 娟子.....    | 王辉俊 (206)     |
| 竹嫂.....    | 夏春华 (208)     |
| 原则.....    | 汪立胜 (210)     |
| <br>跋..... | <br>何绍智 (211) |

# 行 长 行

楚 良

在中国大陆上，没有股票市场，没有金融寡头，没有冒险的银行家；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发生打着开发实业幌子，发放股票，而腰裹万贯潜逃的罪案；更没有倒闭的银行和因此而诉诸法庭的银行经纪人。金钱，在我们这个国度，已无有撕破一切的能力，也没有赤裸裸的色彩，大抵也就再产生不了巴尔扎克和《人间喜剧》。但是，货币，仍然象任何时代一样，一丝一毫也没有丧失它的职能。金融的长河在那里永无休止的流淌，到了社会主义这块土地上，就象长江出了夔门一样。长江不是无风无浪的，金融界也是一块广袤无垠，四季花开的草原。

金钱，在某些人谋求私利的领地上，并没有失去它作为杠杆的作用。社会主义的金融长河，哪怕有固若金汤的堤防，也有人企图掘开几个小口，让它流进利己主义的泥沼，让它去污染肥沃的良田。千里长堤，难防蚁穴啊！

这里既有洞察蚁穴的卫士，也有专靠觅穴而生的蠹虫。我这里描写的是一场金融生活中的小风波。这也许是一个听起来生疏，看下去熟悉的题材。

一幢造价六十余万的大楼将拔地而起！

——它已被命名为“罗满饭店”。

只有开饭店赚钱。不需要耗消大量能源，又可提供就业——服务行业是无烟工业啊！

这将是罗湖区党委的小金库，也将是从海平线上冒出来的非商品粮干部子女们栖息的新大陆——虽然它没有冒出海面——这项工程尚未破土动工——但已经有一对正倦了的小鸟，歇落在海面上，等待着这大陆隆起。他们俩一个是何副书记的儿子，一个是企办主任老危的女儿，一个就任采购，一个就任接待员，目前已经上班，因为大陆还没有冒出水面，他们每当黄昏后只好倚在月洲河公路大桥的栏杆上谈情说爱。在他俩的名单后面，激烈的竞争已经开始。当然，这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让这块大陆尽快地浮出水面。

二十万元现金，价值四十万元的物资和劳力，没有它，一切是乌有。这将是座人造海岛，它得用金钱来营造。

为罗湖饭店运筹帷幄的人们，手中并没有一份属于该工程的专款。但罗湖饭店确实有了地皮，有了图纸，有了大部分器材，有了施工队，一句话，什么都有了，准确地说，它已拥有六十万资产。但它并不须卖一元钱的股票，也没有一笔承担法律责任的债务。一切顺理成章。成了，可以造福；败了，谁也没有责任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新闻。倒是极为平常的。有几座镇办的砖瓦厂，水泥制品厂，木工厂，铁铺……如果有轧钢厂，以及饭店所有设备的制造厂，就那完全可以自立更生罗，建筑队也是自己的。愁什么？愁流动现金，银行不是镇上开的，罗湖区没有发行钞票的权利。那也不怕，什么事也离不了当地党委领导。银行是人民银行，还有什么农业银行，建设银行等。那里有的是钱，贷款嘛。

谁贷？国库里的钱可不是大河里的水，任你舀一瓢不计数的。罗湖饭店贷嘛！但地球上还没有罗湖饭店呀？冒牌是违法的，谁来做债户？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有些精明的人啊，

就善于发现制度的缝隙，往往在缝隙里生活得比谁都好。他们用行政命令加说服动员，由十来家镇办工厂出面，以合法的方式，用自己的名义，按照政策允许的范围，在银行立了据，贷取生产流动资金二十万。再将这二十万现金作为各工厂应向镇企办缴纳的利润提留，转移给罗湖饭店——罗湖饭店是用镇办工业的利润营造的——然而，各厂却欠下银行一笔债。钱到罗湖饭店了，债务留下来，每月的利息各厂照付。这就是白手起家的建设，世界上独特的实业开发。它当然不会被哪一个装进腰包，然而，国库呢？这笔巨款按照正常程序，被人移到另一个可以牟取利益的地方。

这种提留和摊派，将使几家小厂面临财力枯竭，有个别甚至要倒闭。这些小厂均向银行贷过款，这些贷款在当年产生不了经济效益（因为被拉入了基建），势必造成当年贷款沉淀。也就是说，罗湖饭店六十万全是用国家的贷款营造的。如果贷款厂家垮台，罗湖饭店也能维持日生，那些将造成的无头债，只有等有朝一日国家下令豁免了。

这些始末两天前被赵行长察觉，经过两天来周密调查，查证罗湖饭店是一项不合财政规定的工程，银行将因此项工程沉淀当年贷款若干个十万元。

冻结他们的资金，强行收回贷款就行了。

不行啊！没那么简单。社会主义的银行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。银行不是他办的，他不能作为债权人把那些工厂的书记、厂长们拉到法庭上去，宣告他们破产，关闭、拍卖他们的工厂。然而，支持发展镇办企业是他的义务，保卫国家利益又是他的天职。矛盾啊！这还不算，即使他想两方顾全，他的力量，他的权限也是鞭长莫及。罗湖饭店变相动用国库资金，盲目兴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。

“我不是他们的钱柜子，我不是慈善家！”他下定了决心，阻止罗湖饭店上马。他收拾好公文包，跟同他一道调查此事的信贷员说：“你今晚给我查清，他们购买钢筋、水泥的八万元是否汇出，如没汇出，冻结，已汇出，通知对方银行退汇。我马上去找县委，讲清全部情况，坚决收回二十万。”他要力图阻止罗湖饭店破土动工。

“能行吗？行长。罗湖饭店根本没有同我们发生关系呀？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找县委。”

“县委假如同意他们建怎么办？”

“县委决不会这样糊涂——可能有人在耍迷魂阵，反正，首先我得把问题捅穿。”

“赵行长，塑料厂贷两万是钱行长批的呀，我们自己怎么销开脚，不自打自的嘴巴么？”

赵行长沉吟了一会，问：“这件事怎未跟我讲？”

“我也是在查帐时见到钱行长的签字。”

“唉，越闹越复杂。反正，捅穿了再说。我们不能让六十万就这么流到罗湖饭店，这样，就是渎职。请你通知一下总支委员，晚上八点开个会。”

“唉，一件业务上的事，却千丝万缕。”信贷员叹息。

不知赵行长想到了什么，脸上露出幽默而深沉的一笑。

“爸爸，爸爸。表叔来了，他等你好半天啦。下班了，还上哪儿，快回来。”小女儿见赵行长从办公大楼楼口推着自行车出来，叫住了他。

姑表弟随声出现在对面宿舍楼的阳台上，向他招了招手，没声音，笑了笑。

他只得将自行车又推进楼口，锁上，回家。

客厅里的餐桌上摆好了四个菜，厨房里传出麻油倒过热锅时“吱吱嘶嘶”的炸响，老伴的艾怨声混合着这油香味飞了出来：“行长几个，股长一打，谁象你呀？哪个不是成天往家里跑。铃声好象就是敲给你听的。”

“今天不是提前下班了么。”他灵机应变撒了个谎，其实，这时他正急着去县委大院，再过一刻钟，“大院”也要下班了。他也以牙还牙的反击老伴：“你呀你，在家里成天给我制造冤假错案，又从来不落实政策，来个平反昭雪。”

“叮铃铃……”办公楼下班的电铃骤然响了。

“哈哈……文忠，听罗，下班铃给你哥平反昭雪哩。我还要跟他恢复名誉——死不悔改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？”他一看表，再看台钟：“哦——我的表休息了，娘的，它倒是提前下班的。”

嫂子在忙乎晚餐。姑舅俩老表坐下来，烟茶随便，看来文忠是常来的客。

赵行长不那么急了，反正这时“大院”也下班了，晚饭后，直接找到有关领导家里去吧。见文忠脸色并不那么好看，便问：“有什么要紧事啦？”

“说要紧也就要紧，说不要紧嘛，也就不要紧。”语调有点佯装的阴阳气：“如果我是象你的话，又是什么要紧呢？十九级，正正堂堂，儿子媳妇在一块，高楼大厦商品粮，你怕什么？怕唐山地震？”很有点出言不善的挖苦味。

“又是什么鬼情绪？”表哥一脸笑地问。

“莫跟我狗子头上长角——装羊（佯）。”

“我可没冒犯你呀？”他仍然笑着。

“你干的事，心里不明白？”

“我又没有使你的坏，你办厂，当你的厂长，我几时拿锹挖你的口子，放了你的出水？几时没支持你？”

“谢谢你的恩典，支持，你这个瘟神为什么趁我不在厂，跑去查我的帐？”

“哈哈，往日把我当财神，今日把我当瘟神，这话怎讲？”

“你老实跟我交个底，你打算怎么处理新贷的那两万？”

“欧！专为此事而来？”

“不为这事我来看你，你家的饭我几时没吃过？气人，十多家厂，你为什么独独先到我们厂，你瞎了眼，凭咱们表亲，做坏事你也该绕一步，你多乖的人，鬼打了心？”

“你为什么做那种臊事，睁着眼睛往床上撒尿！难道你连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都不懂？两万块是灰粪堆里扒来的？你三十几人的厂子，做几口塑料皮箱，能有多少利润？目前皮箱销路欠佳，能养活你那三十几人就差不多了。一口气贷两万，给人家借债，自己背息，这息也相当你二、三个工人的工资。这帐你算过没有，光只看上峰的眼色行事，你是猪罗！”

“我再猪也不比你这个猪憨，你不过比我的命好。难道不知道借债要还？要是教我私人借这笔债，刀搁在脖子上，我也要骚。可这呢，公家借公家的，大坑里的水往小坑里辟，我还不起，欠得起。你干吗要拿我的厂开刀？我看眼色，是的，不看他的看你的？你有钱，他有权，如今是权厉害还是钱厉害？我当了十五年的大队支部书记，泥里水里趴滚，如今老了，承他们的情照顾，调上来当个镇办工厂厂长，好容易撑开了个门面，把孩子们带进了厂。你不听他们的当然

也可以，半张材料纸，画上几行字，调你到林场去管几根不死不活的树和五、六个半死不活的老头，去啃泥巴。你寅时走，卯时就给你凉水喝，树倒猢猻散，孩子怎么办？你不知半只脚还踏在农门里边的人的苦衷啊！是的，这贷款，还有什么罗湖饭店，全是打国家的主意，谁不明白，死人害的清白病，都是扣着心在干。我们都是党员，说这话对党不起，心里不好受。可你一个人扭得过？膝腿拗不过大胯。你呀，骑马不知步行人，竟拿骨肉亲开刀，用软刀子捅我，我要到大街上骂你，骂你抢积极，想当官，骂你容不得地方干部，捅漏子，骂你是暗探，骂你是灾星，我要满街骂。骂你拆罗湖饭店的台是为了讨好上司。”

“骂得好！”赵行长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
文忠愣了：“你——”他原以为他会争气，没料他竟喝彩。

“哈哈，现在什么都兴试，试制、试产，试销，试用，试吃试喝，就不兴试骂？通过我鉴定，你试骂得有质量，可以上街。哈哈。”

“你——你不争气？”

“我争什么气，人心是肉做的，骂能死人？你无非是表示向他们效忠，怕担当出卖罗湖饭店内幕的罪名罗。看在父母辈是同胞姊弟份上，我全忍下。”他的喉头滚动着，强装笑脸咽下几口气。

“明白我的来意？”

“我不是头憨猪。”

“我也不猪，巴望你收回这笔贷款，卡住罗湖饭店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兄弟俩会心地笑了。

“那我走了，你明白，就比给我什么好吃的都有味。听

着吧，耳朵根子硬起来。”

赵行长一把拽住表弟：“吃吧，吃饱了更有劲。”简直是一种苦笑。

表嫂忙出来留客。文忠说：“嫂子，我骂表哥你该不会争气吧。”

“你们的事，公事公办，不与我相干。专为你烧了条鱼，不吃，我可要骂你哟。”

他们三人同时笑了，但各笑的心思不同。

文忠是开心的笑。他得到了表哥的理解。

赵行长笑得深沉，一种冷静地淡笑——他对罗湖饭店还没有采取行动，这骚动的风波就卷进了家门，太快了，猝不及防。

老伴则是见他们表兄弟一忽儿骂，一忽儿笑，不知闹的什么把戏，她当然忍俊不禁了。

生活啊！幽默中的严峻。

饭罢，送走了表弟，赵行长也要登程，往县委大院一行了。这一行，路程并不远，精确的距离没量过，概数是：骑自行车，不拐弯，直达，三分钟。所以，他不慌，盥洗毕再上路不迟。

时近黄昏，大女儿回娘家来了，又把他堵在屋里。

这大女儿是他俩口子最心疼的一个，心疼的原因倒不是因为长得美，而是因为她在一群子女中最不幸，吃的苦最多，得的甜最少。所以每当见到她，娘就伤心，爷就自疚。对她也就特别的温柔。

她生得眉清目秀，快三十了，两个孩子的妈妈，看上去却跟刚结婚差不多。按政策，赵行长，“农转非”带家属进城的时节，她超了“十八”，不仅嫁了婆家，而且生了娃娃。

政策优越不上了，没法子，全家人就把她扔在乡下。不过，处境不算太坏，她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。但自责任制取代了工分制之后，民师动荡不安，待遇方面的烦恼越来越多，她恨不得立即跳出这烦恼的海。

女儿今日一进门，气色就很不好看。老俩口马上就察觉到了。她一头跌在弟媳妇的新沙发里，茶不喝，饭不吃，话也不说。

老赵这个人，别看他是一个有气魄的男子，可在女儿面前，心很软。孩子病在垂危而毅然踏赴征程的光辉壮举，他实难效仿。见孩子这个神色，料知有事。不问个明白，咋能走？他暗忖，大概是同女婿吵了嘴，不然，这么晚走娘家？

“松鹤出差回来没有？”

“回了，昨天回，今天就躺在家里啦！”

“病了？”

“没病。”女儿没有好气的回答。

“吵嘴了？为啥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是怎么过不去呢？一脸愁云的。”妈说。

“知道我过不去还问什么？我大，可在这个家里比谁受的苦都多。我考上了高中，也不让我读，要我去教那鬼书，混几个工分帮您们养家糊口。小时候，少不得我，养鸡，喂猪，烧火做饭。长大了，一嫁了事。真是嫁的女儿泼出了水，不管了。”女儿有些伤心的哽咽起来。

“爸为她的事没少操心，是政策杠杆太硬。难道你能叫爸爸去犯原则？唉，晓得晚生你几年就好了。”真是废话，老太婆不知卫着谁好。

“我半辈子不敢求爸办件谋私的事，这次我不得不开口

了。他在家里憋气，叫我……”

“怎说吧，只要我做到，只要我的宝贝姑娘高兴，爸下海捞针也去，爸欠你一笔债没还正愁没处效力哩。是公事，是私事？帮谁要贷款吧？哎，一千元以下，爸签字，你做保人，怎么样？”赵行长以为猜中了女儿的来意。逗笑。

“分文不要，只求你高抬贵手。”女儿仍没变色，忧心忡忡地试探。

赵行长立刻领悟了一半，因为他女婿是城关镇企办的会计，罗湖饭店是由企办着手筹建的。

“是不是松鹤在搞饭店筹建？”

“以前他根本没管，出差回来，才知道他被任命为罗湖饭店的经理，并且叫他即日上任。本来，党委早些时研究决定我进饭店当会计，我怕你怀疑我们走什么不正的路子，所以不求，也没跟你说，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，命苦有什么办法，谁叫我有马列主义的老子。”

“这次看来您还是要求我这个马列主义的老子罗，挺不过罗，哈哈！”赵行长虽然在笑，可不是开心地笑，他的心一悸，是强装镇静，笑声发出颤抖。他万没想到，他对罗湖饭店还没作出最后裁决，人家的步伐却如此的快。高明啊！突然任命他女婿为饭店经理，安排女儿也进店。他女婿是个“袋子干部”（非商品粮户口的集体干部，因为口粮由生产队供应，每月得用袋子背米，故得此名），当经理，这简直是梦想不到的栽培，孩子老婆全可进店，简直令人垂涎了。“哼！把六十万的交易推到咱翁婿俩的身上。”他暗地一咬牙。端睨了女儿一眼，暗暗地叫起苦来：这真是蒋干过江啊——难办。一大堆既得利益已抱在女儿的怀里，难道一个父亲就这么狠心从她怀里夺走？而且，这个夺走女儿利益的，

不是别人，却要我来充当了这个角色。高明啊！

“爸，我也不想跟你多说，听说你想拆饭店的台，要收回贷款，冻结流动资金。”

“你听谁说的，爸现在并没有开始这么做。”他觉得自己被人捏在手中。

“拆罗湖饭店的台就是拆女婿的台，拆女婿的台就是让女儿过不去，您还是个父亲呢！我们不求你，人家帮了忙，你也要来干涉。如今，谁不是顺水推舟，您却四处打坝。二十万，三十万，一百万也不是您的，只当我向您借债，人家一个子女进厂，投资一千块，您对我投了什么资，高中也没让我上。”

老头低下头沉思良久，望了望女儿，女儿一脸的艾怨。

“你对我投了什么资，高中也没让我上”。这话触疼了他的心。虽然那时盛行“读书无用”和“勤俭办婚事”，但父亲总是父亲，父亲的天职之一是对儿女投资。他欠了女儿的债。

“爸爸答应你。”他说得那么沉重。

女儿惊喜得跳了起来：“爸，你真的不卡罗湖饭店？默许！松鹤猜您不好说话，不敢来哩。”

“爸爸答应你一千元，并且给你想办法，投资，进镇办工厂。”

“那——二十万贷款？”女儿睁大眼睛问。

“站在父亲的角度上，应该默许，顺水推舟。”

“爸爸今生还是第一次这样做，乖乖，看了你多大的面子啊。”妈也感动了。

“女儿领情。”

赵行长淡淡一笑：“咱们父女俩的谈判达成协议罗。”